

乡里的生日宴

龚得泽

“出礼”的“礼”首先是指礼金，对于大多数客人来说也只需要出礼金，也就是“出钱”。

“出礼”除了送礼金外还可以送礼物。礼物有很多种，首先是可以使用的衣物面料，送了这个多就不一定再送礼金了。早年很少送成套的衣服，多数送的是布料，比如一件棉布或者的确良、涤纶布料，一件被子面料，等等。

根据谁“过生日”、什么年龄的生日以及关系远近、重视如何，出的礼的分量和档次是不同的。对于娘舅家的和近姻亲的客人来说，光有礼金和面料是不够的，还要准备一些可以吃的食物，一般都盛在竹篮子里带过来。

挂面和五花肉适合所有生日，最常见和通用的是五斤挂面、二斤五花肉，或者十斤挂面、五斤五花肉。

条件好点的家庭也可能买的是腿子肉。对于新生儿出生，“改案”和“满月”一般会在篮子中装满馓子和烧饼，比如五斤馓子、五十或者一百个烧饼。

如果是老年人“过生日”，一般称为“过寿”，前来祝贺的较近的亲戚朋友一般会在带来的篮子中装满“寿桃”。“寿桃”其实就是面粉做的特殊形状的馒头，不同的是其被做成了尖顶朝上的圆锥体状，有点像桃子，其尖顶上会有染料点的几个红点。

对于中年人来说，生日还不能称为“寿”，用“寿桃”有点不合时宜，这时候礼篮中会装满顶端点了红点的圆馒头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广泛使用的一次性塑料袋、纸袋，甚至连化纤编织袋都很少见，多数用一个大的竹篮子来装“寿桃”“馒头”等食物，由出礼的人“脚”（抬）着篮子过来，偶尔也有用竹制笆斗装的，放在板车上拖过来。篮子和笆斗不是一次性的，对于村民们来说价格也不便宜，一般不会随

着食物一并送给主人家，当主人家收了礼物后，篮子是要归还的，还的时候不能空手，多少会留一些送来的礼物，比如放几个“寿桃”、馒头作为“还礼”。

“过生日”的本质是吃“酒席”，离开了吃，“过生日”这个民俗可能就失去了灵魂。对于过来拜贺的人，在看到需要讲究的礼节做到位后，比较在乎的可能也是吃。围绕“过生日”采购准备食材、制作提供食物，体现了主人家的待客之道，也折射出为人处世的风格。这让很多人在准备吃的方面十分在意和用心，既要体现重视和热情，也要量力而行，对于食材种类的丰富程度、菜肴品种的搭配、菜量装盘的统筹，以及热冷菜掌勺

人的挑选调度和备菜、端菜、上菜的节奏顺序把控，都需要稳妥把握，特别是对于当家的女主人，不但

费钱而且费心耗神的。在物资匮乏、习惯自给自足的时期，有的人家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就开始了准备。对于“过生日”的当事人来说固然很开心，任何或者亲近的人为之作出了奉献。

正式的酒席从冷菜开始。冷菜有很多类，但同一场酒席冷菜一般在8个到12个，用相对较小的碟子装着，一般都是双数。

早年生活条件较差，特别是大集体时期农村温饱得不到保证，吃得相对简单，荤菜较少，除了花生米（炒、煮都可以）外，把咸鸭蛋、变蛋（松花蛋）、煮鸡蛋等用刀切成瓣摆盘是重要的冷菜，果子（江米条）、大糕（云片糕）、橘子（按瓣摆成图案）、苹果和梨（切成片）、糙米糖、虾片等在早年都可以作为冷菜，也有的人家买来橘子罐头、黄桃罐头等算作冷菜。

随着条件的改善，待到分田到户、温饱无虞后，冷菜种类日益多样，荤菜逐渐增多。冷盘荤菜之所以能够变得丰富，主要也

得益于猪。猪也的确可以堪称农村酒席食物的灵魂，是许多菜肴最直接的来源。首先，猪头和猪内脏部位，简单用盐煮一下，不用放太多的作料，待其冷却后，就是酒席绝佳的冷菜，卤猪耳朵、卤猪头肉、卤猪尾巴、卤猪心、卤猪头肉、卤猪尾、卤猪脚、卤猪肚（猪胃），以及猪小肠洗净灌入瘦肉做成的香肠，猪皮猪肉做成的捆蹄、猪蹄膀，等等，几乎包揽了绝大多数的冷盘。除此之外，熏鱼也是一道常见的冷菜。

热菜中最多的是用海碗装的烩菜、甜汤之类的菜。烩粉皮、烩豆腐、烩银耳、烩西米、红枣汤、莲子汤、皮肚杂烩，等等，会一个接一个地上桌，有的时候还没有吃完，就被收走，简单清洗一下海碗重新上桌。用海碗盛上桌的基本会有一份清汤鱼圆子（鱼圆），虽然是鱼肉做成的，但显得比较清爽，汤会带一点酸。

烩菜之后，可能会上一些烧菜，比如牛肉烧青菜、红烧黄鳝段、羊肉烧胡萝卜、小鱼饼烧菠菜、红烧猪大肠、洋葱炒腰花，等等。猪肺与猪肚也可以一起烧成肚肺汤，但这个主要作为杀猪菜，酒席上鲜见。鸡作为一个整只的，也很少上正席。

那个时候的农村酒席最后一会上三个重磅菜，都是红烧的。其中，红烧肉坨子，由猪肉做成饼状的肉坨子，一般是单独红烧，有的配以青菜或者黑菜；红烧肉一般是五花肉加糖醋做的，切的块不大不小，虽然半肥半瘦，但吃起来一点不腻；红烧鱼，多数情况下由两条七八两的鲫鱼承担，讲究一点的人家会用小一点的鳊鱼，还有少数人家坚持用一条鲤鱼。这三样都是红烧的，用浅的大盘子（碟子）端上桌，肉坨子一般没有汁，红烧肉汁不多，红烧鱼的汁较多，天稍凉的时候会形成鱼冻，吃起来别有滋味。

“过生日”让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走动有了有序的、可靠的载体，无形中增进了亲戚、朋友、邻里之间的温情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个过程的仪式感十足，不仅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东西，还会借此认清自家有哪些亲戚朋友，深刻体会维系农村社会的风俗习惯，不经意间实现了文化习俗的传承。



“我的村有我的家，那是我的根。”乡村流传的俗语，如一缕无形的丝线，无论行至何方，总在心头牵系着归乡的脚步。1月8日，天寒刺骨，寒风裹挟着碎雪般的凉意掠过旷野，丝毫挡不住我奔赴故土的热忱——浙闽边境，洞宫山脉深处，那个名叫下濂坑的小山村，是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最南端的村落，亦是我魂牵梦萦的家。

一大早自丽水出发，两个多小时的行程里，窗外景致从城镇的喧嚣渐次过渡到山林的静谧。车至村口，目光所及，瞬间被刻进记忆的轮廓包裹。全村二十多幢房屋依山而筑，除一两栋崭新的水泥房外，其余皆是木质老屋，红瓦覆顶，木墙斑驳，于寒风中静静矗立，宛如坚守故土的老者。

村庄坐落在半山腰，形似一把温润的木椅：左右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毛竹林，清风过处，竹影婆娑，沙沙作响；村前村后，两片上百年的古树树枝繁叶茂，苍劲枝干撑起一片浓荫，将村落温柔环抱。龙脊般的山岭自两侧围拢，严严实实守护着这片土地，羊头坑与濂坑岭的溪流穿村而过。

记忆里，雨天的村庄最是灵动。羊头坑的瀑布飞流直下，水雾飞溅如碎玉琼花，远观竟似雪花漫舞，蔚为壮观。即便晴日，溪流流淌的声音也萦绕耳畔，伴着日头岗上那株百年古枫的四季流转。这棵古枫像是村庄的守望者，春夏枝叶碧绿如翡翠，秋冬则染成一片金黄，终年少见光秃。站在日头岗上远眺，全村景致尽收眼底：早年晨昏时分，家家户户烟囱升起袅袅炊烟，淡青色的烟霭与山林雾气交融。如今，村里不规则的石子路已铺成平整的花岗岩台阶，路旁的太阳能路灯在夜色中亮起暖黄的光，老仓坪与凹地新建了停车场，红军亭、水泥空坪晒了乡亲们的聚集地——冬日晒太阳，夏夜纳凉闲谈。村庄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浪潮中添了几分新颜，却依旧保留着那份质朴的温情。

村里人总说，下濂坑村藏着两处“玄机”。一处是村前的溪流，初见者皆以为水流自左向右，实则自右向左悄然流淌，不细察难辨；另一处是邻里间的趣谈，说村右的山岭比左畔的立树岗更高，故而村里多是女性主事。村里以胡、周两姓为主，二百多口人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为生活奔波，如今常住的只剩二十多位老人。他们淳朴勤快，一辈子与土地为伴，从不肯虚度光阴。更让人敬佩的是，这个大山深处的

小村落，向来重视教育，即便日子再苦再累，乡亲们也总要送孩子读书识字。于是，小小的村落里走出了无数大学生，甚至有硕士、博士。他们带着家乡的期盼，在远方的天地里闯荡，而乡愁，始终是他们心中最柔软的牵挂。

我家的屋子在村头，沿花岗岩台阶向上行四百多米便能抵达。2021年之前，每年春节我都会回来陪伴父母，母亲总是最盼我们回家的人。记得那时，她早早便站在二楼楼梯口，目光紧盯着山下的公路，生怕错过我们的身影；等我们到家，一杯温热的茶水早已备好，香气氤氲。而当我们将离去时，她又会固执地站在家门口，望着车子驶离庙林，直到再也看不见踪影，才缓缓转身。四年前，母亲离世，父亲也搬去了城里，老屋便渐渐冷清下来。如今我每年只在清明与春节前夕各归一次，多是当日往返，匆匆一瞥，却足以慰藉满心思念。

这次归乡，距上一次已有八个多月。推开门，门前的芒草已长及腰间，墙头堆着父母当年收拾留存的上千斤柴火，厅堂角落仍留着燕窝泥的痕迹。一切皆如旧时模样，却少了往日的烟火气。隔壁大叔家的鸡群咕咕叫，屋后山林传来清脆的鸟鸣，阁楼里的一箱蜜蜂依旧勤劳地进进出出，屋前的兰花吐露着淡淡的幽香，老梨树的枝丫伸向天空，沉默而坚韧。站在老屋中央，母亲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，她的笑容、她的叮咛，一一涌上心头，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。每次回来，我都会把屋前屋后打扫干净，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些什么。

离开村子时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山林间，给老屋、溪流、古枫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。车窗外的景致缓缓后退，村庄渐渐隐入群山，那份根植于血脉的乡愁，却愈发浓烈。下濂坑村，这个洞宫山脉深处的小村落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，是我永远的根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这里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。无论走多远，无论时隔多久，只要想起这个名字，心中便会涌起无尽的温暖与牵挂——这便是乡愁，是故土的召唤，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家国情怀。

心底的牵挂

胡昌清



马到成功

李滨声

骏马奔腾

田跃民

馬到成功

—04歲 李濱聲 畫

